



青青園地



倫

園地 第1130期 2008年7月17日

網址：<http://www.chingching.org>

大合唱選曲

指揮部

卡爾·張 — out of town

大衛·方 —NEW: 濁水溪溪水濁

團務頻道

團長 劉春英

練唱前一小時 (1:00-2:00pm) 在練唱教室，將由吳純娟帶領大家一起跳Line Dance，歡迎踴躍參加，大家一起來運動，對唱歌也很有助益喲！

9/12 至

9/14的音樂營即將來到。收費每人\$80，內容豐富，包括音樂課程、音樂晚會、海邊沙灘漫遊、Home Made 大餐及娛樂性活動。50個名額中已有35位團員及家屬報名參加，希望團員們儘快向家長報名，並準備音樂性節目觀摩切磋。

9/27練唱後，將在南灣華僑文教中心舉辦青青二十七週年團慶，有晚餐及慶祝活動，希望大家預留時間共襄盛舉！

鼓勵新團員的加入，凡是介紹新團員加入者，可以獲贈年終公演票乙張，若此新團員又參加本年度公演，介紹者將再獲公演票一張。

練唱點滴：楊真(7/19)、許正輝(7/26)、林嘉孚(8/2)。

練唱出席統計

實到練習人數：35人

女高音：12	男高音：5
女低音：11	男低音：7

伴奏：黃心姮

練唱點滴

陳鳳卿

今天BASS出席的很踴躍，發聲練習結束時，一反常態，出席人數竟然多於TENOR。

方玉山指揮臨時有事告假，全場由張智真指揮獨挑大樑。張指揮挑了兩首曲子分部練唱，並且聲稱其中一首較簡單，而另一首比較複雜。這兩首曲子是第十二首(教我如何不想他) 和第二十首(In Remembrance)。各位，你們覺得那一首歌此較具挑戰性呢？

“教我如何不想他”一曲由馬革順老師編為合唱曲。馬老師今年九十四歲，定居上海。目前仍耳聰目明，堪稱全球最年長的指揮。馬老師早年畢業於美國West Minister College，文革時因不是畢業於蘇聯或東歐而遭歧視。馬老師曾於九〇年代末期來史坦福A1教室指導過青青一堂課。張指揮仍記得，當時指導的曲目是“雨後彩虹”。馬老師曾放話希望朋友幫他慶祝一百歲生日。也許，屆時青青也能夠在慶祝會上唱幾首他的曲子來為他祝壽。

In Remembrance一曲有八部並且有許多非傳統的合聲(非3度或5度)。許多人或許不甚適應。但是，張指揮宣稱聽慣了許多現代的曲子後，沒唱這類的合聲反而不習慣。

今天，有一位新朋友，關慧之，加入我們的練唱。她是在晶晶合唱團年度公演，參加親子合唱時，經人介紹而得知青青合唱團。另外，一位多時不見的老團員，彭治平，也由上海歸來。彭治平於2001和2002曾位BASS聲部家長和公關，爾後因工作長期奔波海外，來去匆匆。每次路過灣區總是設法來到青青和老朋友敘舊。

在練習If We Hold on Together一曲時，張指揮玩了”大風吹”，讓四部能更接近彼此。結果，大家都覺得效果不錯。

臨近練唱終了時，張指揮在大家還沈醉於”月亮代表我的心”的餘音中，要考一考大家的記憶力，唱台語歌曲 – 青春嶺。結果，大家的記憶力還是有待加強。

練唱完畢，劉春英團長很感性的說道。剛搬到這裡唱的第一首歌就是”月亮代表我的心”。唱到”你問我愛你有多深”時，心裡很感動。那時心中的”你”想著就是”青青”。劉春英團長是一位長期為青青付出的老團員。今年可說是她在青青的第廿五個年頭，從沒有退怯，用情之深，可見一般。

有關本周新歌 濁水溪溪水濁

詞曲作者陳維斌，是位牙科醫師，畢業於台北醫學院，在日本開業，寫了不少歌曲，以懷念生長的故鄉台灣。

濁水溪位於台灣中部，屬於中央管河川，全長約186.6公里^[1]，是台灣最長的河川。流域面積達3,156.90平方公里，僅略次於高屏溪。濁水溪名字

是由日本人所命名，因其溪水夾帶大量泥沙，長年混濁，因而得名。上游之山地集水區年降水量達2000~3000毫米，且所經地層多屬易受侵蝕的頁岩、砂岩，故含沙量高，尤以萬大溪、丹大溪為最高。河口百年洪峰流量為2.4萬立方米/秒，僅次於高屏溪。

濁水溪主流上游名為霧社溪，發源於合歡山東峰與奇萊連峰間的佐久間鞍部，源頭標高2880公尺。流至春陽東納塔羅灣溪，續流至萬大和萬大溪匯流後，始稱濁水溪。在神龍橋附近與陳有蘭溪匯流，在二水鄉流出山地，在下海雲林縣麥寮鄉墘厝流入台灣海峽。上游地勢起伏，河道多成萬大水縱谷；落差大，雨量多，水力資源豐富，建有萬大水庫、大觀一廠、二廠、明潭、鉅工等發電廠，還有頭社水庫、霧社水庫及日月潭水庫，均供水力發電之用。林內鄉以下之河水，則用於灌溉^[2]。

濁水溪由於寬闊廣大，從海上觀看臺灣，常誤認為臺灣係由南、北兩個島組成，這在荷據時代以前的地圖屢見不鮮。^[來源請求]1723年(清雍正元年)，台灣由原本的一府三縣，增設彰化縣，濁水溪下游有更多人口遷居，並由濁水溪和烏溪的下游往上游方向開墾。清人施世榜在二水附近興建水圳，灌溉二水和鹿港的農地，稱為施厝圳或八堡圳，後有建有八堡二圳，即是二水地名的由來^[2]。

濁水溪因含沙量大而得名，最高的含沙量記錄，是淡水河的10倍，高屏溪的15倍，旱季缺水，無航運之利。

濁水溪下游為台灣本島西部平原重要農業分界線，以南地區秋冬少雨，為台灣3年輪作區，所以濁水溪自古就被認為是劃分台灣天然和人文一道界線。濁水溪以南是典型的溪南是熱帶型氣候，以北是亞熱帶氣候，因為這樣的氣候差異，在台灣的日治時代，總督府為了發展「工業日本，農業台灣」的計畫，以濁水溪為界，分別在以南種植甘蔗，以北種植稻米，而有南糖北米的說法。濁水溪為界線。

近年來台灣政治上所謂的“南綠北藍”現象，也是以濁水溪為界線。

電視製作人—王偉忠 笑看悲劇做喜劇

天下 2008/07/04

生長在一個什麼都缺的眷村，初進電視圈時甚至曾被堅持撤換，如果你好奇王偉忠的腦袋，請來到他的上半場人生，一窺淚中帶笑的青春。 ■

[Frame2]

【文／蕭富元；攝影／邱劍英】

每一天，台灣兩千三百萬雙眼睛裡，總有幾百萬雙眼睛，勾魂似地注視著他的「產品」，不是被他逗得哈哈大笑，就是被他催斷了淚腺。與其說他做的是娛樂服務業，還不如說他賣的是「民生必需品」，少了他，還真的不知道要怎麼過日子。

別人憂國憂民，是去參政或經過正式的政商管道給建言；他呢，則是透過一台台電視機放送他的社會關懷，用喜劇「搞革命」，仿諷這個時代。

他是《天方夜譚》裡的織故事大師，信口捻來，一個個故事連環包，不管侃到哪裡，總是能回到

原來要說的主題，收放自如。像蘇東坡自評其文，「行於所當行，止於所不可不止」。

混過太保，是軍閥（俗稱土匪）之後，又自詡為知青，亦文亦俠亦粗亦霸的電視奇才王偉忠，在三十年的電視生涯裡，為台灣與華人娛樂文化創造出許多膾炙人口的里程碑。多半的時候，他締造的紀錄，最後也都被自己給打破了。

二十六歲如願當上最年輕的電視節目製作人，開創了綜藝圈裡的王偉忠王朝。他創辦的金星娛樂公司，如今已成為台灣最大的娛樂製作與經紀公司。從「電視街」、

「連環泡」、「我猜我猜我猜猜猜」，到近幾年華人世界最紅的「全民亂講」、「康熙來了」、「超級星光大道」等，電視世代的喜怒哀樂，幾乎全由王偉忠一手「編劇」、「執導」。

一種「混」的精神

這顆腦袋到底是怎麼長的？

嘉義東門町的建國二村眷村，王偉忠常說那是滋養他靈魂的「娘胎」。「我從小就一種『混』的精神。」王偉忠嗓音低沈多變、字正腔圓，再搭配大

動作的手勢，看起來又莊又諧。他從小和眷村媽媽混，不但學舌南腔北調，還收藏了竹籬笆內一間又一間說也說不完的人生故事。一長串悲歡交集的故事，宛如一座

彈藥庫，至今還源源不絕提供王偉忠創作的「子彈」。

儘管貴為電視圈「教父」，王偉忠的上半場人生，就像他最愛哼唱自娛的那句歌詞，是「含著眼淚，帶著微笑。」

他很小就敏感意識到，自己生活在一個階級分明的世界。在空軍眷村，飛官住獨門獨院大房子、

小孩念忠班，軍官的小孩念孝班，軍階最低的士官住

小房子、小孩讀仁班。他的爸爸是開發動機、卡車的士官長，住的是D I Y違建，王偉忠是當然的仁班生。考上文化新聞系後，他一個南部窮小孩，身上帶著全家湊

出來的兩萬塊到台北，新生訓練前一天晚上，在文化校園驀然看到山下台北繁華的燈火。他發誓，要在台北好好打天下，「有朝一日，要讓山下的萬家燈火統統認識

我。」那豪氣，即使現在回想起來，依然滾燙著。

「我的媽呀，沒打出個東西要怎麼辦？那是敗家啊！我沒有後路可退。」事隔三十幾年，五十歲的王偉忠談起十八歲的王偉忠，那個「光宗耀祖」的巨大壓力，還像山一樣堵著。

從大二開始，王偉忠不放過任何在電視台實習的機會。他曾經在攝影棚裡關了四天四夜沒睡覺，走出電視台，抬頭看到台北的夕陽，跌坐在台階上哭

起來。爲了學電影，他去影業公司打工沖底片，整天泡在充滿化學藥劑的工作間，其他學生都打退堂鼓了，王偉忠硬撐到最後。剛進入電視圈做節目，做得正順手，

大牌主持人要安插親戚工作，堅持撤換王偉忠。瞬間，他失業了。

不知道多少次，脾氣大、滿口粗話的王偉忠氣得想衝口說，「我不幹了」。可是，每一次他都忍下來。

「即使心裡常常在打鼓，我還是硬著頭皮走過來，就是要證明我行、我懂、我不土。」這些點滴想想都心酸，王偉忠從來不當恨，「坎坷的命運，最後都變成了我的喜劇。」

笑看悲劇做喜劇，王偉忠的樂觀，要歸功於他是在快樂家庭中長大。小時候愛頂嘴，爸爸最多就是罵他，「你這個共產黨」。考試考不好，爸爸

不知如何安慰，沒招了，只能呆呆地問他，「你想吃什麼？」

對王偉忠來說，在什麼都缺的眷村，從來不把問題當成困難，反正「窮則變，變則通」，一切硬著頭皮靠創意解決。就像眷村媽媽，會用最便宜的菜，變化出無限多口味的打滷麵。

在電視圈，王偉忠以不斷變通的創意建立他的核心競爭力。但是，真正讓他能「差異化競爭」的，是扛了一輩子的「四年級生使命感」。

和王偉忠合作十幾年、年紀小他一輪的知名製作人詹仁雄回憶，初進電視圈時，他看到王偉忠綁著馬尾，罵起人來很酷，是所有創意人的偶像。跟隨王偉忠工作後，發現他沒有螢幕上看起來那麼厲害，「偶像破滅了，可是卻看到他平凡中的偉大。」

詹仁雄分析，王偉忠再怎麼狂野，做節目還是有個框框在，「教忠教孝、四維八德這些事對他很重要。」

王偉忠做節目，一定問「觀眾爲什麼要看？」當電視圈抄襲、整人、偷拍、恐怖箱的節目大行其道時，王偉忠卻執著做「台灣人在大陸」、「魔法A B C」、「全民亂講」這些有社會脈動的節目。

王偉忠也不諱言，他做節目還是擺脫不了「文以載道」的傳統儒家思維。

再見久違的感動

最經典的例子，是去年紅透台灣的素人選秀節目「超級星光大道」。

那時，王偉忠觀察到大陸戲劇實力慢慢超越台灣，而「超女」這類綜藝節目也席捲了華人市場，他嚴肅思考該如何繼續維持台灣綜藝競爭力的領先地位。

當詹仁雄提出做選秀節目的企劃案時，王偉忠立刻定調，這個節目必須為台灣演藝圈找出新一代生力軍，讓父母相信演藝圈這一行可以做，評審的態度必須「嚴格而關心」。

「超級星光大道」成為這幾年最成功的綜藝節目，王偉忠體認，觀眾看到的不只是年輕人唱歌，更看到年輕孩子發展的故事，他們當中有的家境優渥，有的在單親家庭長大，有的父母雙亡，「這是台灣小孩真實的寫照，」王偉忠形容。透過星光大道，他讓年輕人了解，「失敗沒有那麼可怕」。

投資拍攝「星光傳奇」紀錄片的導演李崗就說，去年台灣最大的怪事，是在藍綠對抗最混亂的時候，出現了真正超越藍綠的星光大道歌聲，讓台灣再見久違的感動，創造了一個新的「共同記憶」。

沒有王偉忠的社會使命感，星光大道或許不會那麼感人。

也是出於這種使命感，王偉忠為台灣演藝圈培養出許多能夠活躍華文舞台的人才。王偉忠常說，他從事的行業「不是妖魔不出活」，和他合作的都不是帥哥美女或是大牌，而是各種「奇形怪狀的妖魔」。王偉忠就好比那個人人又怕又愛的降魔師，把妖魔擺對位置，念一念咒語（也就是罵一罵），他們就能自己發光。

永遠挺在創意這一方

王偉忠曾自剖，他有藝術家的思想、軍人的行為，既浪漫又有紀律，既能天馬行空亂想，也有落

實創意的執行力。在娛樂圈自成品牌的詹仁雄透露，

他之所以願意一路跟著王偉忠，從來沒想過換工作，就是因為王偉忠「不怕未知」，在殘酷的收視率競爭下，他永遠挺在創意這一方，「我們可以一貧如洗的做自己

想做的節目，」在詹仁雄眼中，王偉忠是一個能讓部屬安心、有夢的老闆。

王偉忠公司製作的節目，失敗的比成功的要多，但是他總是鼓勵手下十幾個製作人，大家都有本事，「大不了重新再做，」只不過，「前面還要再加一句國罵。」難得搞笑的詹仁雄，模仿起王偉忠低沈的聲調笑說。

為英特爾打下世界霸主地位的共同創辦人葛洛夫曾說，唯偏執者倖存。王偉忠對喜劇、對綜藝的偏執，為他在攝影棚留下了「暴君」的恐怖名聲；不過，如果不是他的偏執，台灣的綜藝節目，能不能在華人世界佔有絕對主導地位？

那麼，創下台灣電視史上無數紀錄的王偉忠，應該覺得自己很成功吧？

能言善道、說話幾乎沒有休止符的他，終於停了好一陣子。

「我成功嗎？我覺得我還有很多潛力有待發揮耶。」王偉忠得意自己很能說，而且說得很有感情，這是他能舌戰大陸老三屆知青而不敗的重要資產。

雖然是很多明星的經紀人，為他們「規劃」演藝生涯，但王偉忠回首過去，他的人生像拼圖，是拼出來的，不是規畫出來的。能畫能編能導能說的

他，在娛樂產業找到了自己最舒服的位置，在這裡，他重新看到自己的初衷，對每件事情充滿好奇，能讓他追求這輩子夢想的境界：裡表一致、自由自在。

從極其有限的眷村，到無垠無涯的電視，王偉忠的宇宙連環圖，還要繼續在電視機裡說下去。

園地郵址 (歡迎青青人投稿)

園丁 - 劉桂芳

Email: guifang_liu@yahoo.com